



▲鄭珉中在家中練琴。琴為伏羲式，斫琴名家田雙現製

# 置身直在浮雲上

## ——記故宮文物專家鄭珉中先生

故宮博物院。他為人誠摯，志在澹泊，學術精湛，有古君子之風。明初高啓《姑蘇雜詠·涵空閣（在靈岩寺）》詩曰：「置身直在浮雲上，縱目長過去鳥前。」他正是這樣一位志存高遠的故宮學人。

### 文博前輩，碩果僅存

故宮老一代專家學者，與其他文化文物機構的專家學者有些不同，多為世家子弟，系出名門，受過系統的傳統教育。例如：古印鑿專家羅福頤，是古文字學家羅振玉之子；明清史和文物專家朱家溍，是晚清大學士朱鳳標玄孫；古陶瓷專家馮先銘，是近代第一歷史地理學家馮承鈞之子。鄭先生為人低調，從來不提自己的身世。相反倒常提起「文革」期間，在湖北幹校校務處挑磚，自己就是不願幹，直到挑到一擔挑三十二塊磚，自己就是不願幹，直到挑到一擔挑三十二塊磚。我與他特別投緣，有一天說到他和夫人都是書畫家馮雪齋的女兒。馮雪齋（一八九三至一九六六年），愛新覺羅溥儀，號雪齋，道光皇帝的曾孫。其祖父為道光第五子惇親王奕訢，父為貝勒載瀛，溥儀為載瀛長子。字王府俗稱「九爺」，在朝陽門內大街路北，至今基本保存完好。這就是鄭先生的恩師和岳家。他對自家家門卻從未對我提起。



▲故宮博物院所藏國寶唐代「大聖遺音」琴

鄭珉中一直在博物館業務第一線的陳列部工作，大約在一九八七年也就是六十五歲前後，才離開展覽一線，調到研究室專門從事研究工作，從此以文房四寶、古琴文物研究為主，先後發表專題學術論文、琴論三十餘篇。他的每篇論文往往是一項研究成果的總結。比如琴論，對古琴的產生與發展、斷代與鑒定、製作與修復，都有獨到見解，甚至起到撥亂反正作用。例如《論日本正倉院金銀平文琴兼及我國的寶琴、素琴問題》，全面論證此琴是日本人仿製的中國琴，是日本琴，而為中日兩國古琴界所認同。如今他已九十六歲，擔任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、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、院學術委員會委員、北京古琴研究所副會長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「人類口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」、「古琴」傳承人之一，獲得國務院「特殊津貼」的獎勵；出版有《故宮古琴》、《蠡測偶錄》等論文集。

另外，鄭珉中於一九五三和一九六一年，相繼將家藏古代瓷器五十七件、印押二十件，捐獻

鄭珉中原籍福建閩侯（今福州市閩侯縣），寄籍四川華陽（已併入成都雙流縣）。一九四六年父親逝世之前，在家塾讀書，學習漢魏碑帖，並從林彥博、汪壽士學書，從王杏東、李浴星學琴；最後從一代琴聖管平湖學琴。父親的突然離世，使家庭陷入困頓之中。此時福州同鄉、光緒三年（一八七七年）狀元王仁堪之子王世襄先生，伸出了援手。他由鄭珉中引薦給文化泰斗朱鈞先生，朱先生再把他這位好學上進的年輕人推薦給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。隨遭變故的鄭珉中賣掉了房子，搬到景山前街、故宮神武門護城河邊的故宮宿舍裏住，從此成為完全全的故宮人。一九四七年秋，他再從書畫家馮雪齋學習書畫，並與雪齋先生的千金馮鳳結為夫婦。

加入故宮三年後新中國建立，故宮博物院進入新的發展高潮。院長吳仲超是第四軍儒將，他思想開明，大膽依靠專家辦院。陳列部主任是著名古文字學家、青銅器專家唐蘭，部裏有羅福頤、徐邦達等成名專家。此時鄭珉中跟隨管平湖學琴，正漸入佳境，就白天上班，晚上練琴。唐蘭對他說：「咱們陳列部白天的都是體力活，只有晚上才有時間學習業務。這個琴不放棄不行啊！他於是毅然放下古琴，白天全身心投入歷代藝術館籌建，晚上跟唐蘭一起，到中央美術學院進修。在故宮前輩專家裏，他是最年輕的，又極為隨和，「沒人做的我來做」就成為他常說的一句話。先後任陳列組、歷代藝術組、法書銘刻組、繪畫組、銅器組、金石組、工藝組組長。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前，故宮博物院被確認為「中國古代藝術博物館」，「中國歷代藝術館」是當時的核心展館，也是博物館真正科學陳列展示開始。該館建館初期，每年充實改陳一次。各藝術門類兼通的人，故宮基本上只有朱家溍和他兩位。

西樂的小提琴和大提琴。一九二〇年代音樂界為與胡琴區別，才改稱「古琴」，又稱「七弦琴」。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上比較動盪的時期，但化學術卻有靚麗表現。管平湖（一八九七至一九六七年）被譽為「一代琴聖」，人稱「管派」。新中國成立後受聘為中國民族音樂研究所專家，展開古琴研究、整理，成績卓著；已成絕響的古譜《廣陵散》、《幽蘭》經他打譜而重放異彩；《大胡笳》、《小胡笳》、《獲麟操》、《烏夜啼》、《長清》、《短清》、《離騷》、《白雪》等琴曲，也是他打譜整理的。他還撰有《古指法考》一書。

鄭珉中第一位琴學老師是山東諸城派王杏東，第二位是九疑派李浴星。一九四〇年淪陷時期，許多琴家都去了南方，師傳李浴星把鄭珉中介紹給管平湖。管平湖願意收這位弟子，但有個條件：從現在起三個月之內不要彈琴，把原來學的忘掉。這三個月內，每周末兩次，看師傅彈琴、教學；聽滿三個月，再給你上課。三個月後，他開始學習《靜觀吟》、《良宵引》、《平沙落雁》等古曲。管師教學有個特點：學生彈一支曲子，一定要彈到跟老師的程度差不多時，才教下一支新曲，手把手地教彈、示範。就這樣他跟著師學了四年，管平湖彈琴、鑒琴、修琴之藝術。一九四七年，管平湖張伯駒、王世襄、馮雪齋、楊葆元、鄭珉中等創辦了北平琴學社；一九五四年，在此基礎上成立北京古琴研究會。長期耳濡目染、潛移默化，使他不但不學到管師的琴學藝術，而且全面繼承了「管派」衣鉢。

故宮博物院現存「大聖遺音」、「九霄環佩」、「兩件唐代「宮琴」（御用琴）、「飛泉」、「玉玲瓏」兩件唐代「野琴」（民間的琴），而且都是出自唐代西蜀斫琴世家「雷氏之手」的「雷琴」，價值無法估量。其中「大聖遺音」為清宮舊藏，經管平湖、王世襄、鄭珉中，接力保護、修繕、研究和發揚光大，已經成為傳國重器。四

然隱起的斷紋發生浮動脫落。可見唐代古琴，確因精工細作，流傳百世。這才真正是「工匠精神」！元代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記載，宋徽宗「粉絲」金章宗又把這張名琴，掖之以殉葬，在地下埋了十八年後復出人間，竟毫髮無損。有了「大聖遺音」的經歷，人們從此對其傳奇經歷深信不疑。管平湖先生又依原樣重新裝配了紫檀嶽山和其他配件，這張唐琴從此神采煥發，呈現大唐氣象，奏出盛世遺韻。



▲溥雪齋書法楹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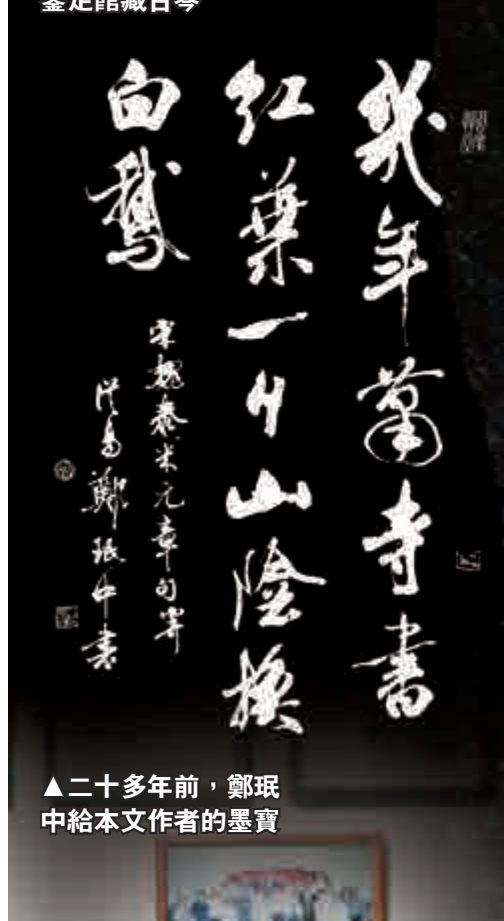
▲鄭珉中與王世襄為中國民族音樂研究所鑒定所藏古琴。右為喬建中



▲鄭珉中在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鑒定館藏古琴



▲二十多年前，鄭珉中給本文作者的墨寶



▲鄭珉中在家近照



▲鄭珉中、毓嵐夫婦合作書畫

字琴名是宮琴標誌之一；兩字、三字琴名，是民間琴的標誌之一。

「大聖遺音」琴形制為神農式，桐木斫，通長一百二十厘米，肩寬二十點五厘米，尾寬十三點四厘米，厚五厘米，底厚一厘米。漆色栗殼色，黑色相間，純鹿角灰胎，琴漆發蛇腹間細牛毛斷紋，局部略有朱漆修補。漆、斷紋是古琴年代斷代重要依據。它金徽玉軫（徽、繫琴弦的絲線；軫：轉動琴弦的軸），形制渾厚，圓形龍池，扁圓形鳳沼，納音微作隆起之狀，琴背題名、大印及銘文，均為古代製琴時的鐫刻。琴音清亮鬆透，饒有古韻。腹款為漆書「至德丙申」四字。至德丙申，為唐肅宗至德元年（七五五年）。

鄭珉中研究揭示，此琴正是唐史記載的「安史之亂」中，「明皇幸蜀，太子即位於靈武」時製作的。北宋陳旸《樂書》說：「唐明皇避蜀，詔雷敏特詔襄陽。」唐玄宗時雷氏以雷敏為代表，供奉內廷。此琴造型優美別致，色彩璀璨古穆，斷紋隱起如虬，銘刻精整富麗，為「雷琴」經典製作，而且承載了重要歷史信息。

此琴原藏於故宮皇帝寢宮養心殿之南的南庫，說明乾隆等皇帝很珍視它。但晚清國勢衰頹，皇帝們也無心風雅，庫存的這張琴，竟然被移入嶽山（架弦的硬木）崩缺，被棄置於南庫的牆角邊。而南庫年久失修，屋漏泥水經琴面滴下，不知過了多少歲月，已經在琴面上凝結了一層堅厚的水銹。表面看上去，琴色灰白，彷彿漆面已脫盡，儼然破敗不堪了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溥儀出宮後，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宮中物品，《溥儀報告》明確登錄：「崑字一〇七號，破琴一張。」於是又繼續沉湮了二十多年。一九四七年，當時供職院中的王世襄發現了這件「破琴」，他初步斷定這是中唐古琴，並移送珍品庫度藏。新中國建立後的一九四九年底，經院長馬衡同意，延請古琴大師管平湖來院修理，經歷數月，多

年沉積的厚厚的一層水銹方被徹底清除乾淨。這張千百年以上的唐琴，雖遭此厄運，但琴面的鹿角漆胎仍堅韌如故，並未因泥水浸泡侵蝕，而使自

修繕、研究和發揚光大，已經成為傳國重器。四

鄭珉中書法、繪畫受溥雪齋先生影響最深。溥雪齋、溥心畬、溥毅齋、關松房、惠孝同等，於一九二四年組成「松風畫會」，傳承中國傳統繪畫。心畬先生力主「空靈說」，說「高皇帝的子孫沒有不空靈的」；雪齋先生書法學宋米芾、元趙孟頫，融米趙於一體，獨具謹嚴而瀟灑的神韻。鄭先生繼承了他們的藝術風格，而特別主張作文要有氣韻。這實際上源於師傳們的「空靈說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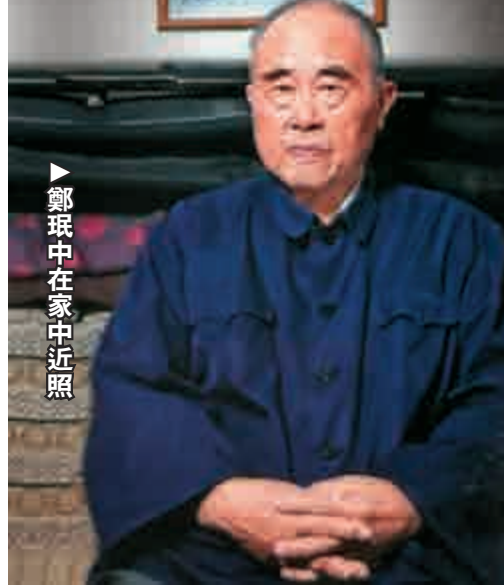
### 作文有韻，秀才人情

他為人忠厚，念舊、感恩，對師傳管平湖的恩德沒齒不忘。直到近年，有傳媒推介紹，他都是把老師的照片放在第一張。二〇〇五年故宮博物院八十周年慶典，他彈奏一曲《平沙落雁》，因為業界稱他彈的《良宵引》和《平沙落雁》，與管先生彈得酷似。他就以此紀念師傳。

前幾年他的恩人、文物名家王世襄逝世，他和夫人飽含深情合作一幅高山流水圖畫，毓嵐作畫，他賦詩：「義氣薄雲天，謝絕唐琴舊舊友；恩情同雨露，援救孤雁脫寒塘。」

他對後輩也是謙謙君子之風，情深誼長。我離開故宮後，經常跟他電話聯繫。前年有一天給他打電話，問候老人家身體好嗎？只聽他說：「我打電，不問候，行動不方便啦！」實話實說，一點也不虛言假套。早些年我去他家看望他，他就會準備出寫好的字畫，一邊說：「秀才人情紙半張。」他送的字畫不寫上款，為的是你若再轉送朋友方便。處處替人着想。

「故宮名家系列」四之三  
（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、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、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）



▲鄭珉中在家近照